

青年作家 蔣方舟

標籤矛盾體

蔣方舟的一生很容易讓人去思索一個問題：這個世界到底對她友善嗎？少年成名，掛着名校的頭銜，知名媒體副主編……她好像過早地得到一個「青年作家」這一生應當擁有的一切。但，總被質疑，被放到一切有可能的平台上去供人品頭論足、與同期的作家進行比較——她彷彿生而便要站到輿論的漩渦中去似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蔣方舟在一個內地知名度頗高的節目上坦誠自己是「討好型人格」，這個形容不算太新穎，但卻引發陣陣爭議。但她並不將這個定義為自己的「標籤」：「我覺得人本來就是多樣的，在不同的場合只是袒露不一樣的面向而已，這種動態的樣子是正常的，也是好的。」她的人生其實有非常明確的時間線，自己也能倚賴不同的節點去記錄自己的變化：「每個節點我都會盡量給自己留下一個腳印，這是為了不要變成自己討厭的人。我不主觀上去覺得我對自己的解構和認知會對誰有幫助，但是客觀上似乎受眾於這一切的人是能夠喚起很多人的同感。」

大抵正是因為這樣的思考，屬於蔣方舟的讀者常常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啊，原來她也會這樣啊。人都會窘迫、脆弱與孤獨，想到有人和自己一樣，就踏實多了。」這興許就是蔣方舟如此思索的目的，「其實當自己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軟弱或問題的時候，你已經開始改變了。這是對別人的一種幫助，這對我說是一件開心的事情。」她說。

儘管會去剖析自己，但是她不那麼在乎別人朝她身上投擲的感受：「我不關注自己身上有什麼標籤，我並不覺得它們存在。」年輕人最好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衝勁，但是年紀小小的她早已見識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將自己身上跋扈的刺一根根拔下來，學習放低姿態。

「因為每個人認知的節點不一樣，有些人對我的認知來自我是清華的學生，也有些是來自於我什麼時候出書，你會發現把每個人的認知組合成一個整體的時候，是互相矛盾的，甚至根本無法成為一個真實的人。從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就慢慢不在乎了，現在是完全不在乎。」

閱讀可遠離「不太聰明的世界」

世界的聲音有時讓蔣方舟感到嘈雜：「有時候我覺得圍繞在我們的社交環境或者媒體環境中，時常被強制關注一些本身價值不強、無意義和淺薄的討論，這是我說的『不太聰明的世界』，那我覺得閱讀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能把你注意力解救出來，關注一些更永恒的事物。」

如果閱讀的人是一座建築，它只是個蒼白羸弱的小房子，卻能關注許多意慾奪門而出，這些意慾的逐漸泯滅，就是蔣方舟逐漸遠離嘈雜世界的結果。從小到大閱讀的充

■蔣方舟在香港書展的講座討論了幸福與痛苦對於個人的選擇。



■蔣方舟與閻連科的對談吸引眾多觀眾入場。

圖片香港貿發局提供

足，令她對世界的看法有着自己不從眾的方式：「我覺得自己已經逐漸培養了去篩選閱讀物的機制了，不過我看的也許是翻譯讀物多一些，所以我的選擇其實越來越多了，這是社會進步帶給我的好處。」

有人十年磨一劍，有人七歲就開始寫書，蔣方舟十年磨了一把知識儲備的劍，這把劍無形，但殺人無形，靠的便是閱讀。本該是一個表達者，但她似乎更擅長聆聽，在進行兩種對立面置換的時候，她明顯會有一段時間的知識思考，這種思考讓她的表達更從

容。

寫作不能投射太多個人情感

蔣方舟是一個很會去變相形容的人，別人給她一個概念，她很會將這種概念轉化成屬於自己的方式再表達出來，這也是頻繁上節目去和一些「高知」人士對話的鑰匙：「我後來意識到，我本質上是一個對別人缺乏好奇心的人。」在從事媒體工作的時候，她的主要工作便是與名人對話，但缺乏好奇心讓她苦惱：「也還是因為成長環境的問題，我

對人、尤其是名人，不好奇，也覺得疲倦。」

但是在寫作上她的來源卻不是自己的歷練，「我小時候看很多女性作家的書，我發現女性作者有一個共通問題，就是非常容易將自己的人生經驗與寫作階段重合，我一直都比較抗拒用這樣的方式去進行寫作，我從小就希望試試自己能不能把自己剝離開。」

「我對自己的個人經歷不太感興趣，所以我在創作中不太寫自己的事情，甚至不太提自己的感受，」她說：「因為我沒有覺得自

己重要到需要讓別人從作品中去讀到。」

作為一個寫作者，她其實很明確其中的要領，不仗着所謂的天賦去肆意揮霍，「寫作不能投射太多的個人情感，如果那樣會很容易失衡的。」

在世俗生活中容易得到快樂

有一位也是寫作者的母親，蔣方舟也許過早地對自己的人生有了一個自己模模糊糊、卻自認為清晰的規劃：「從前在飛機上看一部電影，會覺得為什麼沒把這個時間用在讀書、學習上。」何其自律，也好像對自己嚴格過了頭。

少年成名的人，往往更自覺，在萬千眼瞳下被看着長大，在成長路上的蔣方舟，是不放鬆的：「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會把生活中的享受視作很墮落的事情，好像不應該去沉溺很觀感的享受。但是現在來說，我覺得不對自己這麼嚴苛了。」她說，「我現在能在飛機上完整地看一部電影了。」

寫作者往往對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感受，不那麼容易獲得快樂，蔣方舟覺得自己已經過了那個沉重而複雜的階段：「我在世俗生活中越來越容易得到快樂了。因為以生命的總量來看的話，我覺得自己真的『生活』過的時候還真的不多，生活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事。」

一部爆米花電影，一杯奶茶，這似乎本該是屬於一個少女的基本需求，在蔣方舟看來「很新鮮」，也很「快樂」。

不久之前蔣方舟買了房，「從前我覺得自己的精神上不太穩定的狀態，但是買了房子之後，好像漂泊感會減低很多，因為感覺物質上最大的一塊已經解決了，那麼去做一些不為了賺錢的事情的時候，就會沒那麼大的精神壓力。」

玻璃藝術家 王鈴葵

熱與冷之間呈現當下



■Sunny 將玻璃做成石頭的形狀，方便上手把玩。



■Sunny 對「龔」字情有獨鍾。



■Sunny 說，玻璃裡的氣泡正代表着當下。



■Sunny 開發「熱書寫」技術，將熔融玻璃好像水墨般使用。

玻璃是創作夥伴，玻璃藝術家王鈴葵（Sunny Wang）多年來賦予它不同的形態，而它也使得 Sunny 的生命豐盛。在過去二十五年的玻璃創作生涯中，Sunny 探索了很多不同技術的創作潛力，包括吹製、鑄造、熔合、熱彎及各種冷加工方法，這些工藝製作過程，每一步都無法重來，整個創作過程，都要求專注於當下。

玻璃，古稱琉璃，Sunny 的個人作品展名為「合流」（Coalescence），即指各種玻璃創作技巧融合在一起，展覽由即日起至9月5日於巨年畫廊舉行。

自創玻璃書法

未入展場，便被懸掛在玻璃窗前搖曳的「裝飾」吸引了注意，這當然並不是裝飾，而是 Sunny 燒製的玻璃書法，包含楷書、草書及「草草書」，即簡化過的草書，突顯玻璃的精緻美感之餘，亦可以隨着環境而變化，折射光芒。另一邊，同樣是書法字融入鵝卵石狀的玻璃中，原來這是 Sunny 自己開發的一種技術，將熔融玻璃好像水墨般使用，稱之為「熱書寫」，以全新的方式將中國書法原則引入玻璃製造。「玻璃和書法有相同的地方，開始之後就不能回頭，它們都是很傳統的藝術媒介，也都需要全神貫注並與時俱進。」

她的確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但卻不會將玻璃化為龍鳳呈祥般的擺件，而是將其融入當代藝術和個人理解，以充滿生命力的紅、白、黑為主色調創作，並曾將「龔」字單獨提取解讀，成為兩件甚少展出的特別作品《喜多多》。她介紹道：

「這是我2006年在土耳其，經過兩次燒熔的方式製作而成，每個龔字都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人都會喜歡龔字，並不僅限於結婚時，而是表達一種喜悅的感覺，不會憂傷。這也是我希望作品帶給觀眾的感覺。」

熱與冷，高溫吹玻璃與冷作磨刻玻璃，直到作品完成。「在使用這些技術的過程中，我發現它們不僅是製造方法，它們與從無到有的創作時的情感體驗有密切關係。我進入一個與作品對話的境界，它們會告訴我何時做更多，何時離開。」而在 Sunny 創作所運用的多種技術中，冷加工是唯一不依賴溫度，也沒有時間限制的，製作過程可以是幾天，也可能是幾個月，她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研磨、成型、拋光、雕刻及噴砂。「冷加工只有我和作品，可以慢慢創作，讓我們之間可以有很親密的對話。」

具教學使命感

Sunny 是澳洲國家大學視覺藝術（玻璃）碩士，南澳大學視覺藝術（玻璃）博士，現職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教授玻璃藝術及協助玻璃工房的設立。來港前，她曾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次獲「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與台南藝術大學之邀教授短期密集玻璃藝術創作工作坊。2006年，她受土耳其伊斯坦堡國際玻璃學校 Glass Furnace 之邀，教授玻璃鑄造，並幾次獲邀到美國玻璃協會與澳洲玻璃協會演講。她曾獲台灣金玻獎單一媒材第一名，日本金澤國際玻璃展獎（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Glass Kanazawa）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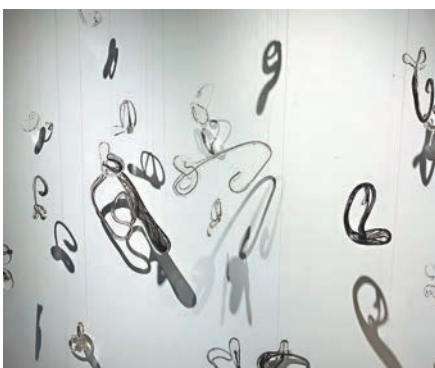


■Sunny 探索了很多不同技術的創作潛力。張岳悅攝

賞，作品多次入選《New Glass Review》等國際性榮譽。

她熱愛教學，認為香港的大學生更有自己的創作想法，見到有學生在 JCCAC 開設玻璃工作室，或者剛從外國讀完碩士回來，備感驕傲。「可能中國人都比較有使命感，我並不只是將這當做一份普通工作，而是會希望自己的學生學有所得，也更在乎自己可以教給他們什麼。我會關心他們的生活和畢業後的工作，做藝術家總是會經歷一個艱辛的過程，捱過去，才不會後悔。」她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這些懸掛於空中的都是 Sunny 燒製的書法字。